

文学名家名著故事全集

【中国卷】

近代文学 (下)

主 编：郭杰 秋芙

本卷主编：焦文彬 李继凯

吉林文史出版社

-35

文学名家名著故事全集

【中国卷】

近代文学 (下)

主 编：郭杰 秋芙

本卷主编：焦文彬 李继凯

J209.5

J670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文学. 下/焦文彬,李继凯主编.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5

(文学名家名著故事全集·中国卷/郭杰,秋芙主编)

ISBN 978-7-80702-900-7

I. 近... II. ①焦... ②李... III. 文学史—中国—近代—通俗读物 IV. I209.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9053 号

书名 文学名家名著故事全集·中国卷

Wenxue Mingjia Mingzhu Gushi Quanjì · Zhongguojuan

近代文学(下)

Jindai Wenxue (Xia)

主编 郭杰 秋芙

本卷主编 焦文彬 李继凯

责任编辑 范中华

封面设计 王吮原

责任校对 范中华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刷 大厂县兴源印刷厂

开本 787mm×1092mm 16 开

印张 32

字数 550 千

版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702-900-7

定价 63.00(全三册)

【109. 《苦社会》中的旅美华工】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上海图书集成局出版了一本集中描写旅美华工生活的小说，名字叫《苦社会》，给我们提供了第一手旅美华工在当时的处境，也为繁荣的近代小说增添了一道异彩。

小说通过三个人物：阮通甫、李心纯和鲁吉园的旅美生活，真实具体地描述了美国政府虐待华人的罪恶行径，控诉了美帝国主义在高喊“保护人性”口号声中践踏人权的卑劣行为。

我们不妨先跟着作者的笔，看看华工在旅美途中的遭遇吧：

停了一会，海员们下来了，只见剩一件短衫，一条破裤，潮潮的裹在身上。吉园摸不着头路，留心细看，并没什么伤痕，才放下心。却见洋人又叫水手，先着五十个小工把脚上链子卸下，喊他们站起。那班小工，骤然觉得脚上松了许多，只是站不起。洋人等得不耐烦，呼呼的又把鞭子抽得怪响，好容易忍着疼，你挨我靠，沿柱站住。洋人喝声“走！”又走不动。水手上前，一个拖两个，望梯边直送。照这样拖拖拽拽，上上下下，直到午时，已走动了一千七八百人。有些真不能走的，跌倒地上，还吃脚尖，碰开了头皮淌血，还不准歇一歇。落后有班人，一个压一个，乱叠着一堆。水手看见，喊道：“这成什么样子？快给我滚开些！”众人低低应了一声“噢”，还赖着不动。水手们觉得形景诧异，又闻一股恶臭，直从底下冲起，喉咙里都作恶心，便去通知了洋人。洋人先用指蘸些药水，擦在鼻子上，才走过来，叫水手动手，把上面的拉开。不拉时，万事全休；一拉时，真叫铁石的心肠，都要下泪，原来下面七八十个横躺着，满面都是血污，身上也辨不出是衣服，是肉皮，只见脓血堆里，手上脚上锁的链

子，全然卸下，洋人俯身一看，才晓得死的了，手脚的皮是脱了，骨是折了，不觉也泛出唾涎，呕个不住。

华工在船上的待遇，使人不禁想起当年美国贩卖黑奴的情况，独立战争以前的一切又重演了。阮通甫就是被他们在路上折磨死的。实际上，这些华工，一进船，就被投入人间地狱，数千人锁在船舱里，连窗户都不开一个，吃的是生硬馒头，又不得饱，害了病，也无人过问，还经常鞭打链锁，完全失去自由。

途中是这样，到了工厂，更是受尽折磨。数不尽的“禁例”、限制、侮辱和迫害。管机器的邬阿奴，无意中丢失了身份证，竟被关进监牢，最后连同妻子、儿女都被驱逐出境；汪紫兰的妻子去美国探亲，也被无缘无故地关押起来，后来找了领事，也不起作用，最后闹得家破。正是在美国一系列对华人的“禁例”中，旅美华工急剧减少，由原先的三十万减少到十万。勉强留下来的，也整天不得安宁，没有人身保障。曾经在国内教过书的李纯心，到美国几年后，也因为无法忍受美国政府对华人的“禁例”，变卖财产回国。鲁吉园虽然也曾有过不堪忍受时的反抗与斗争，但仍无法逃脱“只有白种的自由，没有黄种的自由”的美国对华人的迫害、歧视和虐待。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苦社会》也写了华工的反抗与斗争。旅美华工曾有过联合斗争，但最后终究被军队“剿灭”，一次竟牺牲了两万五千人。第十六回关于大仓山的起义，尽管篇幅不长，却也写得十分壮烈，表现出中国人的硬骨头精神。

《苦社会》还用了十几回书，以唐人街为中心，描写了旅美华商所遭受的虐待。第四十二回写道：

唐人街，只见十几部马车，一排列定，车上坐满中国人，颈里扣着链子，巡捕还四处捕捉男女老少。静悄悄地没有什么声息，倒只有宿宿的犬声，吠个不住。伯符想又有什么新闻，却不知是何事，打算绕道避开，已给巡捕看见，上前带定，说：“拿执照出来。”伯符才明白了，一面从贴肉汗衫袋里取出一个油纸包，打开递过。巡捕望他相了一相，接过手，反正都看，仔细逐件盘问，伯符定了心，逐件回答，巡捕问完了，把他又拉到车边，却松了手。伯符就立定了，不开

口。巡捕又相了一相，把他这张照，望地下一丢，说：“去吧！”伯符弯腰拾起，且回公司敲门入内。只见心纯失了色，坐在椅上。忙问道：“心纯，什么事？又要查册了？”心纯道：“不知道。你路上也遇见么？”伯符道：“遇见的。店里没事吗？”心纯道：“捉了两个人。那边饭铺怎样？”伯符道：“我刚才看见也关上门，里面不知怎样。”心纯道：“不好过去问声，真是心焦。”两个人呆守在门边，只听街上马蹄声，来来往往，直到下半夜才静。……天刚亮，又是个巡捕，同工商部的人来，收人头税来。伯符一一付了，有几个伙计拿不出，又替垫了，巡捕才去，吩咐依旧关上门，不许出入。照这样又闹了一天。

多么阴森恐怖的景象。正因为这样，不少华商只好廉价出售商品，或变卖财产，纷纷回国。

《苦社会》的作者是一个旅美华工，“以旅美之人，述旅美之事”，“情真语切，纸上跃然，非凭空杜撰者比。故书都四十回，而自二十回以后，几于有字皆泪，有泪皆血，令人不忍卒读，而又不可不读。”“漱石生”序（1905年）中的上述评价是令人信服的。阿英《晚清小说史》称它是描写旅美华工小说中“写得最深刻、最惨痛的”一部。

同类小说还有碧荷馆主人的《黄金世界》，二十回，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小说林》刊行。中心内容是写一个破产回国的华侨，想通过振兴民族工业解救旅美华工的。可以说是华工在外国的一部悲惨血泪史。另有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启智书社出版的中国凉血人著的《拒约奇谭》，主张要先振兴国内工商业，发展实业。

【110. 女性解放的呼声《女子权》】

中国近代小说承袭清代小说，并伴随着近代社会的巨变和民主主义革命的

发展历程，逐渐发生着变化。近代小说进步的主流突出地反映了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风貌，以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民主革命运动，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时期，改良和革命之风甚盛。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均重视小说的作用，小说创作空前繁荣。改良派和革命派们希望通过小说来改造政治及社会，倡导小说界革命。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主要成就当然首先表现在谴责小说上。但众多小说所涉及的领域也异常广泛，如写晚清社会概貌的，有《文明小史》、《冷眼观》等；写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有《中东大战演义》、《中法战纪》等；写商人和商业活动的有《市声》、《胡雪岩外传》等；写华工和留学生生活的有《苦社会》、《黄金世界》等；写妇女解放的，有《黄绣球》、《中国女豪杰》等。我们这里所介绍的《女子权》就是这一时期反映女子要求参政议政的改良小说。

《女子权》为白话章回体小说。全书共十二回。思绮斋著。上海作新社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六月初版。

《女子权》是一部完全虚构的小说，书中的人物、事件、背景充满了乌托邦式的理想色彩。作者想象在三十年后，即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朝廷早已实行了君主立宪，一般也加入了万国同盟会，所有主权国体，也极其完全”。总而言之，中国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强大的，可以与其他世界列强分庭抗礼的富强之国。但还是有些小小的遗憾，不如欧美诸国，那就是“全国妇女，还是处于重重压制之下”。于是时势造英雄，当代争取女权运动的巾帼英雄袁贞娘应运而生。

话说这袁贞娘本是湖北汉口乡绅袁仲渔的掌上明珠。袁仲渔虽是一老乡绅，却极为开明，先将爱女送入启化中学堂读书，几年后，贞娘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又荣幸地被学校选送入北京大学读书。袁仲渔也极为赞成。袁贞娘到北京大学后，不久便结识了在北京海军学校读书的学生邓述愚。邓述愚身材高大，相貌英俊，谈吐不凡，胸怀大志，深深吸引住了贞娘的芳心。贞娘年轻貌美，知书达礼，贤淑静雅，又在最高学府北京大学读书，这一切也使邓述愚心仪向往。两个年轻人一见钟情，常常在一起读书、讨论，羡慕了不少的同学。

岂料不久袁仲渔前来京师探望女儿，正巧看到袁、邓二人正挽手散步。袁仲渔大怒，认为女儿在北京不好好读书，与男学生有不检点的丑行。他不听袁贞娘再三解释，斥责女儿不守女则，做出了有辱家风的丑事，并勒令贞娘回汉



口，不允许她再读书。袁仲渔走后，贞娘前思后想，无路可走，痛苦之际一人来到江边，徘徊许久，遂投江自尽。所幸巡洋舰统带黄之强率舰经过，贞娘遂得以获救。船员听说救起一投江女子，纷纷前来探询，谁料到天下竟有如此巧的事，贞娘的恋人邓述愚也正在此舰上实习，两人相见，自然是有难以言表的感慨。黄之强了解到邓、袁二人的关系，并进一步弄清贞娘投江的原因后，便劝勉她不要灰心丧气，又随船将其带回天津，委托自己的妹妹黄之懿照顾她，同时给袁仲渔发电报，告知贞娘与邓述愚的正常恋人关系，并把贞娘企图以死洗刷清白一事也告诉了袁仲渔。

贞娘在天津居留期间，偶然在《津报》上发表了一篇有关女权运动的文章，不料引起社会上的极大轰动，把她誉为“女界斯宾塞”。而这时，袁仲渔收到黄统带的电报，心中疑虑顿时冰释，立即汇款给天津的女儿，支持女儿继续赴京读书。贞娘在校期间，品学兼优，很受同学爱戴。她与同学筹集资金，创办了一份《国民报》，贞娘任主编。该报以倡导民权、介绍西学为宗旨，所以深得海内同胞喜爱，短短的几月时间里，发行竟逾数十万份。主编袁贞娘的声名也如水涨船高，誉满天下。恰在此时，袁仲渔因贤达开明被举任命为次长，携妻赴京就职，一家人终于得以团聚。

正在喜上加喜之时，伊犁妇女为争取女权平等发生暴乱，《国民报》因在舆论上对暴乱表示支持，遂被朝廷查封，编辑亦遭拘捕，唯贞娘因父亲的庇护得以幸免。由此一事件，贞娘悟出仅靠办报纸难以争得女权，必须采取有效的实际行动。恰逢万国女工会大会在美国召开，贞娘借此遍访英美、欧洲、俄国民主人士，调查西方诸国民主体制，尤其是女权运动的发展。她还特别在广大华侨同胞中宣扬在中国开展争取妇女平等权利的重大意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终于有一华侨富孀被贞娘说服，随同贞娘一起回国，投巨资开办女工传习所，专门吸收女性做工。在这一行为的带动下，华侨及国外客商纷纷在华设立工厂，大批招收女工，遂渐渐使中国女性在经济上获得独立，为争取女权平等打下了基础。

由于贞娘精通外文，熟稔西方文化，又有出众的政治才干，遂先后出任皇宫翻译官和顾问官。她常常和皇后讨论国政，并以自己的思想观念影响着皇后。渐渐地，男女权利平等的观念不但为皇后所接受，皇帝也颇受影响。最后，在外界舆论的压力下，在皇后的积极督促下，皇帝终于颁诏允许女子参政。而贞娘与邓述愚也奉皇后之命成婚。全国妇女界为感谢贞娘为女权运动所

做的贡献，特别在她的家乡汉口为她建立了一座铜像。

该书的目的就是要鼓吹男女平权，尤其主张女子应有参政之权。这在当时是极其大胆而富于进步意义的。然而作者设想三十年后的中国仍为皇帝统治的“立宪”政体，并为此欢欣鼓舞，足见是一部提倡社会改良的小说。再者小说本身还有浓厚的封建主义气息，如主人公名字叫“贞娘”，如袁、邓二人奉皇命成婚这一大团圆结局都是明证。此外，由于小说纯属虚构，致使事件的发展、情节的设置都欠真实，理想色彩过重，近乎空想，文学性较差。但在当时——晚清与民初交替之际，这部小说在王侯将相、才子佳人小说泛滥的小说界，无疑吹响了嘹亮的女性解放的号角，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11. 过来人现身说《海上花列传》】

陈森的《品花宝鉴》问世后的半个世纪，又有一部狭邪小说出版，这就是署名“云间花也怜依著”的《海上花列传》。

《海上花列传》全书六十回，最早发表在作者创办的《海上奇书》杂志上，时间是光绪十八年（1892年）二月。每期发表两回。杂志停刊时只发了三十回。光绪二十年（1894年）全书出版。发表时，就引起社会上的注视。

花也怜依是韩邦靖的号。韩邦靖（1856—1894年），字子云，号太仙，江苏松江（今上海市）人。久居上海，曾任《申报》馆编辑，所得稿酬，几乎全部都挥霍在青楼妓院中。《海上花列传》是以“一个过来人为之现身说法”写成的。小说以上海十里洋场为背景，写了那里从身价较高的妓女到低级妓院妓女的众生相，所以取名《海上花列传》。作者的立意有如第一回开篇所说：

海上自通商以来，南部烟花，日新月异。凡冶游子弟倾覆流离于狎邪者，不知凡几。虽有父兄，禁之不可；虽有师友，谏之不从。此岂其冥顽不灵哉？独不得一过来人为之现身说法耳。方其目挑心许，百样绸缪，当局者津津乎若有味焉。一经描摹出来，便觉令人欲呕，

其有不爽然若失、废然自返者乎？花也怜侬具菩提心，运广长舌，写照传神，属辞比事，点缀渲染，跃跃如生，却绝无半个淫褻秽污字样，盖总不离警觉提撕之旨云。

小说以赵朴斋为线索，写他十七岁时从乡下到上海去访他的母舅洪善卿，从此，一家三口沦落上海。后来，他又沉溺青楼。母舅发现后，把他遣送回家。谁知他又潜入上海，为同行诓骗，受妓院索逼，不得不又流落街头拉洋车。为了生活所逼，又叫自己的亲妹妹二宝做妓女。二宝后来被史三公子所骗，家又被赖三公子砸毁，他也被流氓毒打，母亲病中待药无望，以至走投无路。

《海上花列传》没有像一般同类小说写妓女一边倒的情况，而是写了她们各自的命运与品位。有的随波逐流，听其所止，浑浑噩噩，依青楼安身立命；有的却横遭蝶浪风狂，莺欺燕斗；有的富贵如牡丹，犹能砥柱中流，为群芳叫气，以卖笑发迹；有的却如莲之出水不染，虽沦为娼妓，仍不甘毁身为娼。赵二宝的遭遇，说明当时不少人是由于生活所逼沦落烟花的。读者也可以从她的命运和经历中，看到上海在殖民地化过程中的日趋腐朽、残酷，洋行洋场上官僚、买办、商贾、流氓等嫖客间的尔虞我诈、使巧弄乖与荒淫无耻。

《海上花列传》写了三十多个不同类型的妓女。她们沦落烟花，尽管也有着各自的缘由，但她们的命运却都是悲惨的。其中有些人想改变自己的地位，从良嫁人，但却得不到社会的允许。赵二宝的沦落更有着普遍的社会认识意义。她是一个淳朴可爱的农村女子，由于生活所迫，同哥哥一起到上海谋生，结果在施瑞生的引诱下沦为妓女。生意的兴隆，使她逐步陷入这个泥潭，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她结识一个公子，本想嫁给他，自己也好“从良”，过正常的夫妻生活。谁知在她四处借债、一心一意准备嫁妆的时候，那个公子却已经娶了一个名门闺秀，她不得不重新挂牌接客，最后遭受到无端的凌辱与苦难。另一女子李淑琴，也想从良嫁人，但她所选中的从良对象的家庭，却拒绝她这个妓女，以至使她忧郁而死。死时还把自己的妹妹浣芳托给人家，结果仍然遭到冷遇。我们在这里看到，那残酷的现实不仅能够逼良为娼，也能阻断这些人的“从良”道路。

《海上花列传》基本上写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妓女。一种是自觉自愿的、心安理得地做他人的玩物，沉迷于那钱与欲的交易；另一种却是企图跳出火坑，也进行过一些力所能及的反抗与斗争；还有一种则是千方百计地要改变那种地

位，但最后都无法逃脱那悲惨命运的安排。

在艺术上，《海上花列传》也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这就是：一、“列传”体的娴熟运用。“列传”又叫“合传”，就是同时为若干人作传。这是韩邦靖的创造。在这方面，作者是下过一番功夫的。《例言》中说：“合传之体有三难：一曰无雷同，一书百十人，其性情言语面目行为，此与彼稍有相仿，即是雷同。二曰无矛盾，一人而前后数见，前与后稍有不符，即是矛盾。三曰无挂漏，写一人而无结局，挂漏也；叙一事而无收场，亦挂漏也。知是三者，而后可与言说部。”韩邦靖知难而进，创造了“穿插藏闪之法”，使“列传”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者接连起十余波，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随手叙来，并无一事疏忽，也无一丝挂漏；劈空而来，使读者茫然不知何故，想看后文，后文又写了另一事，这样有藏有闪，到最后给人一个完整印象。结构上的这种穿插自然，曲折多变，引人入胜。二、描写细腻，形容尽致，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人物也有个性。如赵二宝的淳朴善良，李淑芳的痴情单纯，张惠贞的胆小怕事，卫霞仙的机智善辩，黄翠凤的泼辣麻利，周双玉的娇气十足，陆秀宝的淫荡风流。其他如老鸨、嫖客、仆人，都给人留下一定印象。三、语言传神达情，它是最先采用吴语方言写成的长篇小说，在这方面也有开创之功。

《海上花列传》问世后，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记载如实，绝少夸张，则固能自践其‘写照传神，属辞比事，点缀渲染，跃跃如生’之约者矣。”阿英《晚清小说史》也认为同类所有小说都不能与韩子云的《海上花列传》相比。

【112. 妓女小说一瞥】

《海上花列传》问世后，小说界出现了一批以妓女为描写对象的小说。据阿英的《晚清小说史》记载，这方面的小说主要有警梦痴仙的《海上繁华梦》（一百回，笑林报馆，1903年）、李伯元的《海天鸿雪记》（二十回，《世界繁华报》，1904年）、漱石山房的《九尾龟》（一百九十二回，点石斋，1910



年)、老上海的《上海新繁华梦》(五卷四十回,自印,1909年)、梦花馆主的《九尾狐》(五集五十回,1908年)、黄小配的《廿载繁华梦》(一名《粤东繁华梦》,四十回,上海书局,1908年)、嫖界个中人的《最近嫖界秘密史》(二十回,时务报馆)、天梦的《苏州繁华梦》(九回,改良小说社)、顾曲周郎的《九尾鳖》(一百九十二回,文艺消遣所)、佚名的《名妓争风传》(三十二回)、《女总会》(十六回)、《美人计》(十六回,上海书局,1909年)、《情天劫》(十六回,改新书局,1911年)、馨谷的《情界囚》(改良小说社,1908年)、潭溪渔隐的《新贪欢报》(十四回)、钟心青的《新茶花》(三十回,明明学社,1910年)、卢醒父的《归来燕》(二十一回,香港实报馆,1911年)、吴趼人的《胡宝玉》(广内书藏,1906年)等等。

在如此“众多”的此类小说中,胡适看中的是《海上繁华梦》与《九尾龟》,阿英则认为《海天鸿雪记》“比较可称者”,“从文学观点看起来,却是当时比较好的一部”(《晚清小说史》)。

《海天鸿雪记》不是要写嫖客妓女相互间的勾引欺骗,使之成为“嫖界指南”,而是要描绘出这一特殊悲惨的社会阴暗面。有如作者在第一回的开场中所说:

上海一埠,自从通商以来,世界繁华,日新月异,北自杨树浦,南至十六铺,沿着黄浦江,岸上的煤气灯、电灯,夜间望去,竟是一条火龙一般。福州路一带,曲院勾栏,鳞次栉比。一到夜来,酒肉熏天,笙歌匝地,凡是到了这个地方,觉得世界上最要紧的事情,无有过于征逐者。正是说不尽的标新炫异,醉纸迷金。那红粉青衫,倾心游目,更觉相喻无言,解人难索。记者寓公是邦,静观默察,觉得所见所闻,虽然过眼烟云,一刹那间都成陈迹,但是个中人离合悲欢,组织一切,颇有可资谈助的。

孙玉声(名家振,1862—1937年)的《海上繁华梦》,是作者居住上海、长期涉足欢场的生活写照,当时销路甚广。《退醒庐笔记》说它“年必再版,所销已不知几十万册”。关于小说的写作情况与用意,《谭瀛室随笔》说:

君家素丰,少时猎艳寻芳,大有“杜牧扬州”之概,当筵买笑,

挥霍甚豪，故曲院名花，无不欢迎恐后。孙君又自创笑林报馆，青楼中人，苟色艺有一节之可取，必极意揄扬之，出墨池而登雪岭，枇杷门巷，多有因此而骤获芳誉者。自是阅历欢场数十年，缠头之资，不下数万，家虽由是中落，而此中狐媚伎俩，则已勘破，跳出情节，早登觉岸，书中谢幼安盖即孙君自况，桂天香为君所娶之姬人也。美人名士，侪辈皆艳称之。无奈圆月不常，好花易谢，娶不逾年，姬即香销玉殒。孙君悼亡之后，著为此书，其用意在警醒痴迷，与《海上花》相同。

张春帆的《九尾龟》是这类小说中篇幅最长的一部，共十二集一百九十二回，小说以常熟名士章秋谷的艳遇为中心线索，描写了上海天津北里场中妓女、嫖客、龟奴、戏子、官吏、官妾们的肉筵丑恶历史，通过章秋谷这一人物的见闻和经历，把当时上海、苏州、天津等地的妓院生活展现在人们面前。与《海上花列传》不同的是它所写妓女都是坏人，狎客也全是无赖。多数妓女在他的笔下心狠手辣、善于欺诈，表现出女性对男性的“报复”特点。有如作者第七十九回里说的：“上海滩上的倌人，覆雨翻云，朝张暮李，心术既坏，伎俩更多。将就些儿的人入了他的迷魂阵，那里跳得出来？没有一个不是荡产倾家，身败名裂。在下做这部书的本旨，原是要唤醒诸公同登觉岸，并不是闲着工夫，形容嫖界。所以在下这部书中，把一班有名的倌人，一个个形容尽致，怎样的把客人当做瘟生，如何的敲客人的竹杠，各人有各人的面目，各人有各人的口风。总而言之，都是哄骗了嫖客的银钱，来供给自家的挥霍。那些千奇百怪的情形，一时也说他不尽。看准了那客人的脾气，便专用那一种的手段去笼络他，定要把这个客人迷得他意乱神昏，敲得他倾囊倒篋，方才罢手。”

“九尾龟”是作品中一个嫖客的绰号。他叫康己生，原是江西官场中一个飞黄腾达的人物。乡试失利后，就花大钱捐了一个河南候补道，不久由河南道调直隶天津道，再迁为河南按察使、江西布政使，最后荣升为江西巡抚。后来不做官了，就在上海定居下来，娶了五个姨太太，她们个个风流标致；此外家中还有两位姑太太、两个少奶奶，一共九人。“又恰恰的九个人，都是风流放诞的宝贝。我所以把这位中丞公，起个徽号，叫做九尾龟。”作者称此青云直上的富贵达官是“乌龟”，把他家的九个女人写成淫荡的尤物；把官场又比作嫖界，其中的含意也是不言自明的。



近代以妓女为描写中心的上述小说，之所以还能够风行一时，拥有自己的读者，既有其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也与其所处的时代有着必然的联系。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对这段小说的继承与变化关系的论述中，就说：

道光年中，《红楼梦》才谈厌了。但要叙常人之家，则佳人又少，事故不多，于是便用了《红楼梦》的笔调，去写优伶和妓女之事情，场面又为之一变。这有《品花宝鉴》、《青楼梦》可作代表。《品花宝鉴》是专叙乾隆以来北京底优伶的。其中人物虽与《红楼梦》不同，而仍以缠绵为主；所描写的伶人与狎客，也和佳人与才子差不多。《青楼梦》全书都讲妓女，但情形并非写实的，而是作者的理想。他以为只有妓女是才子的知己，经过若干周折，便即团圆，也仍脱不了明末的佳人才子这一派。到光绪中年，又有《海上花列传》出现，虽然也写妓女，但不像《青楼梦》那样的理想，却以为妓女有好、有坏，较近于写实的。一到光绪末年，《九尾龟》之类出，则所写的妓女都是坏人，狎客也像了无赖，与《海上花列传》又不同。这样，作者对于妓家的写法儿三变，先是溢美，中是近真，临末又溢恶，并且故意夸张，谩骂起来；有几种还是诬蔑、讹诈的器具。人情小说底末流至于如此，实在是很可诧异的。

如果再从时代来说，那就是自明中叶以来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异动与曲折发展。在这一时期又随着帝国主义的侵入、西方文化的侵袭、社会性质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那种“自古就有的杂婚制，现在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影响下愈变化，愈适应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愈变为露骨的卖淫”（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抚墨弄笔者与读者的变态心理和欣赏情趣的“猎奇”，自然为这种“人肉市场”提供了“嫖界指南”。

这样，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上述作品也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对那一时期社会的认识价值。

【113. 女侠秋瑾的悲壮诗篇】

1939年3月，周恩来来到绍兴发动抗日，亲笔给他当时在绍兴的表妹题写“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望为我浙东儿女争光”的赠词。赠词中的“鉴湖女侠”就是被吴玉章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革命妇女的楷模”的秋瑾。

秋瑾（1877—1907年），原名闺瑾，字璿卿，小名玉姑，别号竞雄，后来自称“鉴湖女侠”。祖籍浙江绍兴，1877年11月8日出生于一个小官僚家庭。在祖父和父母的鼓励下，秋瑾十来岁时就读了四书五经，十一岁已会做诗，常



中国 在甲午战争后的日益孱弱与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崛起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因此20世纪初负笈东渡和崇尚戎装就成为有志青年的时尚。这两种时尚集中体现在了秋瑾的这张照片上。

常捧着杜少陵、辛稼轩等人的诗词集，吟哦不已。她还读了不少历史著作和文艺作品。她尤其羡慕《芝龛记》所描写的明朝末年秦良玉、沈云英两个女性的事迹。1891年初夏，十四岁的秋瑾随同母亲一起来到萧山外婆家，向武艺高强的舅父和表兄学使棒、舞剑、骑术。这使她不仅练就了一身好本领，而且还养成了一种豪爽奔放的性格。她在一首《满江红》中这样抒写自己的个性：“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

1895年秋瑾十八岁的时候，被母亲许配给王廷钧为妻。王家是暴发户，守旧、僵化，王廷钧又是个十足的浪荡少年、公子哥儿，加上他“状貌如妇人女子”，热情奔放、豪爽不羁的秋瑾同他根本没有什么感情可言。王家的重宅深院和锦衣玉食，没有锁住秋瑾的思想，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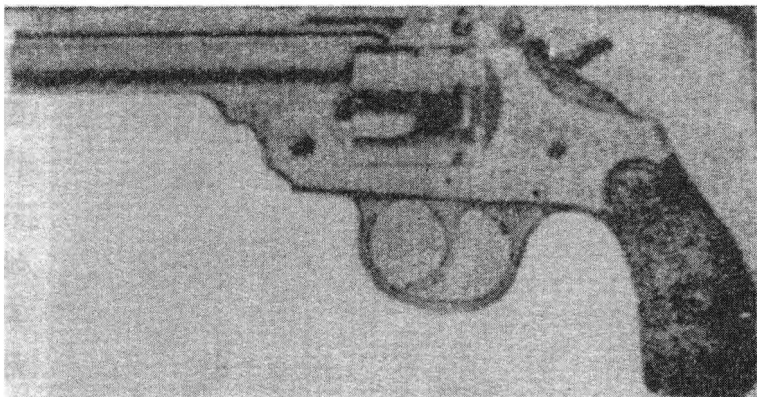
而使他更加痛恨封建礼教、纲常伦理，更加同情苦难的人民。她在《杞人忧》一诗中写道：

幽燕烽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

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

诗中流露出诗人对祖国命运的深沉忧虑，对自己被束缚在封建礼教的樊笼中而救国无路的处境十分痛恨。1903

年，她随丈夫来到北京，恰好同著名的“桐城派”学者吴汝纶的侄女吴芝瑛为邻。吴家藏有许多宣传维新的书刊，秋瑾趁机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这



秋瑾烈士所用手枪

些新书新报，视野大为扩展，思想境界也不断升华。在秋瑾遗留下来的许多诗词中，堪称上乘的《宝刀歌》、《宝剑歌》等篇，便是在这个期间写的。在《宝刀歌》中，有这样的诗句：

赤铁主义当今日，百万头颅等一毛！

沐日浴月百宝光，轻生七尺何昂藏！

誓将死里求生路，世界和平赖武装！

在《宝剑歌》中秋瑾写道：

炎帝世系伤中绝，茫茫国恨何时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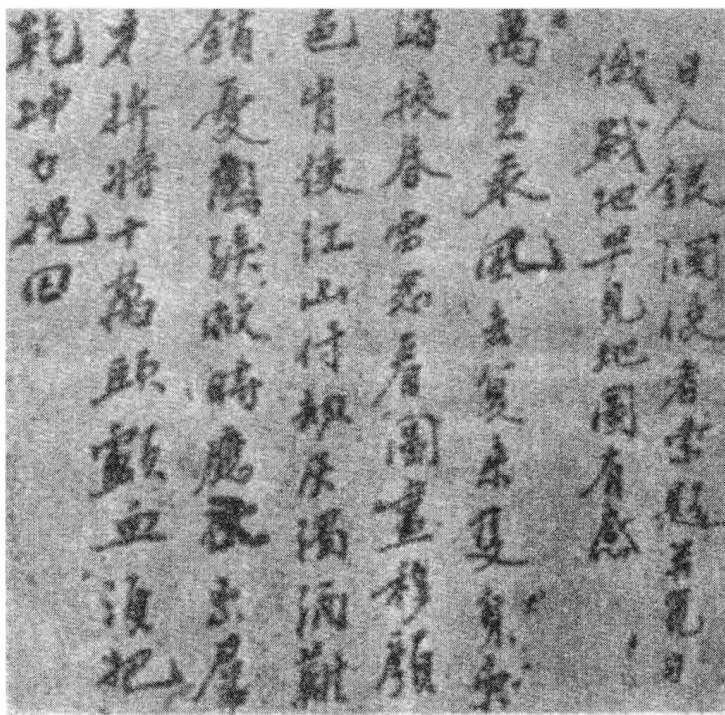
世无平均只强权，谈到兴亡眦欲裂。

千金市得宝剑来，公理不恃恃赤铁。

死生一事付鸿毛，人生到此方英杰。

这些铿锵有力的诗句，把秋瑾热爱祖国、富于献身的精神，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我们今天读到这些充满激情的诗篇，还仿佛看到了一位爱国者驰骋沙场、跃马舞剑的英姿。这些诗句不啻是战斗的檄文，比以往那些略带哀怨的诗词大大地前进了一步。1903年春，秋瑾在《致琴文书》中，第一次使用了带有浓重剑侠气息的别号“鉴湖女侠”。此后，她那崇尚侠义精神的英雄主义性格，发展到了成熟阶段。

对祖国前途的深切忧虑，对世界现实的认识，对古代“义侠”的向往，



秋瑾诗手稿

这一切使秋瑾再也不愿留在王廷钧身旁过饱食终日、碌碌无为的“贵妇人”生活。她认识到“革命当自家庭始”。1904年6月，她冲破封建的牢笼，抛弃富裕的生活，东渡日本，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在日本她一面学习，一面广泛结识爱国志士，进行革命活动。她和刘道一等组成了以反抗清廷为宗旨的“十人会”；与陈撷芬等发起

完全由妇女参加的“共爱会”；为提高留日学生的政治觉悟，她又创办了《白话报》，鼓吹推翻清政府，争取男女平权。1905年，她加入光复会，7月加入同盟会，被推为浙江主盟人。紧张的学习、严格的校纪和清贫的生活都没有减弱秋瑾关心祖国命运的热情。她在《鹧鸪天》中写道：

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

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